羣書治要

十二十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史記上

本紀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徇、疾也、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長而敦敏、成而聰明、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阪泉地名、三戰

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乃殺蚩尤而代神農氏、是爲黃帝、東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山名也、在隴右、南至于江、北逐葷粥、獫狁也、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時播百穀、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帝王世紀曰、神農氏衰、蚩尤氏叛、不用帝命、黃帝於是脩德撫民、始垂衣裳、以班上下、刳木爲舟、剡木爲檝、舟檝之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以引重致遠、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杵臼之用、以利萬人、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諸侯咸叛神農而歸之、討蚩尤氏、禽之于涿鹿之野、諸侯有不服者、從而征之、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俯仰天地、置衆官、故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地典力牧常先大鴻等、或以爲師、或以爲將、分掌四方、各如已視、故號曰黃帝四目、又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其史倉頡、又象鳥迹、始作文字、自黃帝以上、穴居而野處、死則厚衣以薪、葬之中野、結繩以治、及至黃帝、爲築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易以棺槨、制以書契、百官以序、萬民以察、神而化之、使民不倦、後作雲門咸池之樂、周禮所謂大咸者也、於是人事畢具、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矣、或傳以爲仙、或言壽三百年、故宰我疑以問孔子、孔子曰、民賴其利、百年而崩、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三百年、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於流沙、東至於蟠木、東海中有山焉、名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也、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也、帝王世紀曰、帝顓頊平九黎之亂、使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於是民神不雜、萬物有序、

帝嚳、高辛者、高陽高辛皆所興地名也、顓頊與嚳、以字爲號、上古質故也、黃帝之曾孫也、生而神靈、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弗從服、帝王世記曰、帝嚳以人事紀官、故以句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職而治、

帝堯放勛、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帝王世紀曰、帝堯置欲諫之鼓、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嶽之職、故名徵、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老人、擊壤於道、

舊無子道二字補之

觀者歎曰、大哉堯之德也、老人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墨子以爲堯堂高三尺、土堦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夏服葛衣、冬服鹿裘、

虞舜、名曰重華、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以孝聞、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二女不敢以貴驕、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不苦窳、窳、病也、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以揆百事、莫不時序、流四凶族、以禦螭魅、堯乃使舜攝行天子政、堯崩天下歸舜、帝王世紀曰、舜立誹謗之木、論曰、孔子稱古者三皇五帝、設阬而不犯、故無陷刑之民、是以或結繩而治、或象畫而化、自庖犧至于堯舜、神道設教、可謂至政無所用刑矣、夫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善無微不著、惡無隱不章、任自然以誅賞委羣心以就制、故能造御乎無爲、運道於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含德若自有者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乎、

夏禹、名曰文命、當堯之時、洪水滔天、舜登用、乃命禹平水土、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洫、

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行相地宜所有以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朔、北方也）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於是大平治、帝舜薦禹於天、舜崩、遂即天子位、國號曰夏后、十七世、帝履癸立、是爲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湯脩德、諸侯皆歸湯、湯遂伐桀、桀走鳴條（南夷地名）、遂放而死、湯始居亳、征諸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視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通進、君國子民、爲善者在王官、勉哉勉哉、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湯乃伐桀、踐天子位、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伊陟、伊尹子也）、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不恭之罰）、太戊懼、問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殷

復興、故稱中宗、帝辛立、天下謂之紂、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飾是非之端、矜人臣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有蘇氏美女也、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鹿臺、在朝歌城中也、而盈鉅橋之粟、鉅橋、鹿水之大橋也、有漕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沙丘、在鹿東北、鉅鹿東北、多取野獸飛鳥置其中、慢於鬼神、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於是紂廼重辟刑、有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焦、輒墮炭中、姐已笑、名曰炮烙之刑也、以西伯昌九侯、鄴縣有九侯城、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意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幷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紂囚西伯羑里、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廼赦西伯、用費中爲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又用惡來、善毀譽諸侯、以此益疏、多叛紂、微子

舊脫古公卒至季歷卒九字補之

數諫不聽、廼遂去、比干強諫、紂怒、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廼詳狂爲奴、紂又囚之、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走、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殺妲己、殷民大悅、

周后稷名弃、好耕農、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於邰、曾孫公劉修后稷之業、民賴其慶、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古公卒、季歷立、季歷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之法、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皆慙、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武王卽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於是伐紂、紂師皆倒兵以戰、武王遂入斬紂、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封諸侯、班賜殷之器物、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墟、偃干戈、振兵釋

舊無財求而利其五字補之

旅、入曰振旅也、示天下不復用、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措者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刑也、穆王即位、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祭畿內之國、爲王卿士、謀父字也、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震、懼也、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鄉方也、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此總言之也、侯圻、衛圻、衛圻、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供日祭也、侯服者祀、供月祀也、賓服者享、供時享也、要服者貢、供歲貢也、荒服者王、詩云、莫敢不來王也、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順祀、外傳云、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先修志意以自責也、有不祀則修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修

言號令也四字補之

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也、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也、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不至、則有刑罰也、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幾頻乎、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諸侯有不睦者、厲王即位、好利近榮夷公、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極、中也、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有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公

舊無出猶至是乎十四字補之

爲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召穆公也、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衛國之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眄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水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夫民慮之心而宣之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叛襲王、王出奔于彘、宣王即位、脩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幽王嬖愛褒姒、欲廢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

共攻王、王擧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秦繆公與晉惠公合戰、爲晉軍所圍、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戎王使由余於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疲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

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君臣有間、乃可虜也、繆公曰、善、因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悅之、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始皇帝、莊襄王子也、名政、二十六年初幷天下、自號曰皇帝、事皆決於法、刻削無仁恩、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置廷宮中、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在長安西北、別名渭城、）南臨渭、自雍門、（在高陵縣、）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爲人名、反備北胡、）始皇乃使將軍

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也、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於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弃

市、禁民聚語、畏其謗也、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三十五年、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願上所居宮、無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自是後、莫知行所在、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以爲自古莫及已、

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
弗用、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
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天下之
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
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盧生
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也、諸生在咸陽
者、或爲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
生、諸生傳相告引、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
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長子扶蘇諫、始皇
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
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
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
盡取石旁居人誅之、燔銷其石、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丞相
斯少子胡亥從、至平原津而病、病益甚、乃爲璽
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始皇崩、趙
高乃與胡亥李斯陰謀更詐爲始皇遺詔、立子
胡亥爲太子、賜扶蘇蒙恬死、
二世皇帝元年、趙高爲郎中令、掌宮殿門戶、任用事、

二世與高謀曰、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強、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無以臣畜天下、二世然之、東行郡縣、尊用趙高、乃陰與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也、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無疑、即羣臣不及謀矣、明主收擧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戍卒陳勝等反、山東郡縣、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

舊無無功亦誅四字補之

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三年、章邯等圍鉅鹿、邯等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邯等遂以兵降諸侯、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以法、後羣臣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及項羽虜將王離等、自關以東、大氏盡叛、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涇水爲崇、二世乃齋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發吏卒追、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叛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

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二世自殺、趙高乃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稱病不行、高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軍至覇上、子嬰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諸侯兵至、項籍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

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

太史公曰、秦自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足已不問、遂過而不改、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已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

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飭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得其道、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

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締結也）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陳軫樓緩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田忌廉頗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

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拊、拍也一作撫）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北築長城、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百姓、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鏑、

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
斷華山爲城也、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
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
而誰何、何、猶問也、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
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
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以繩繫戶樞、瓦甕爲窓也、甿隷之
人、甿、民、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
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出偏起什佰之中、首出
十長佰長中也、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斬木爲兵、揭
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
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
之地、殽函之固自若、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韓
魏之君、鉏耰棘矜、以鉏柄及棘作矛戟也、穬椎塊椎也、非銛於長
鎩矛戟、長矛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
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向時之士也、然而成
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
絜大、絜、束之絜、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
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

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兼諸侯、南面稱帝、天下之士、斐然向風、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小襦也、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斯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編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

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愼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賦歛無度、天下多事、百姓困窮、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而天下苦之、自君

舊無世家二字加之

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世家

舊無齊字補之

齊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襄公立、絀無知秩服、無知怨、數欺大臣羣弟、子糾奔魯、管仲召忽傅之、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及雍林人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已立、欲殺管仲、鮑叔曰、君將治齊、則高傒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齊人皆悅、於是始霸焉、管仲病、桓

舊無桓公卒三字補之

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其子以適君、非人情也、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背親以適君、非人情也、不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桓公卒、易牙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羣吏、諸大夫也、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屍在床上六十

難近、衛公子開方也、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也、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背親以適君、非人情也、不

七日、屍蟲出于戶、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封於魯、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宣王、宣王愛戲、欲立爲魯大子、仲山父諫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令不行、則政不立也、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魯從之、諸侯効之、王命將有所壅、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亦失、不誅亦失、誅之誅王命、不誅則王命廢也、王其圖之、弗聽、卒立戲爲太子、是爲懿公、括之子伯御、攻弒懿公、宣王伐魯殺伯御、自是後、諸侯多叛王命、

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

小力少、不足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
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
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
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
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遂以
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
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
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聊莒
即墨、其餘皆屬燕、昭王卒、惠王爲太子時、與樂

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
齊田單以即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
悉復得其故城、
徵子開者、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
徵子數諫、箕子者、紂親戚也、紂爲象箸、箕子歎
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
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
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詳狂、王子
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

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
刳視其心、微子曰、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
去矣、於是遂行、周公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
奉其先祀曰宋、

唐叔虞者、周成王弟也、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
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
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
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
唐、

舊無趙字補之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
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
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
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
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
不朝、番吾君、（常山有番吾縣、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
善、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
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苟欣徐越皆可、
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

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選練擧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

單複具爲一襲也、

魏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文侯弟名成也、二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擧、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寡人相定矣、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

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矣、

齊威王初卽位、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開、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開、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而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幷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

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四年與魏
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
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
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
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
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
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
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
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也、）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
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
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

羣書治要卷第十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史記下　吳越春秋

舊無史記列傳四字加之

史記

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

既用任政於齊桓公以覇九合諸侯壹匡天下管仲之謀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常爲名大夫世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晏平仲嬰者萊人也（萊者今東萊地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其在朝君語及之則危言語不及則危行國有道則順命無道則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太史公曰吾讀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秦因急攻韓韓王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幷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早

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景公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親戚左右送之、留飲、夕時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之士皆振慄、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

舊無寢字無食不甘味四字補之

本書立作爭

而後勒兵、病者求行、爭奮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渡易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故境而歸、立爲大司馬、

孫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則視左手、右則視右手、後則視背、婦人曰諾、乃設鈇鉞、三令而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而五申之、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已受命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

舊無用兵二字無齊字補之

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者、於是孫子使使報曰、兵已整、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也、卒以爲將、西破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

吳起者、衛人也、魏文侯以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糧、與士卒分勞、卒有病疽者、吳起爲吮之、卒母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不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而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死處矣、是以哭之、文侯既卒、事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羊腸坂在大原、修政不仁、而湯放之、殷紂

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之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舩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甘茂者、下蔡人也、秦武王以爲左丞相、謂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河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茂謂向壽、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壽歸以告王、王迎茂於息壤、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雖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告之、其母尚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賢先王、魏文侯令

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
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
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樗里子公孫奭
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王欺魏而臣受公
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
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
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
之、因大悉起兵使茂擊之、遂拔宜陽、韓襄王使
公仲侈入謝、

白起者、鄙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使白起
爲上將軍、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所爲秦戰
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禽趙括
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
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
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
黨、上黨之人、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
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

無遂字

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皆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秦復發兵使王陵攻趙陵戰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亦過半國內空遂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爲士伍

遷之陰密（安屬定）武安君病未能行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劒自裁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樂毅聞燕昭王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毅爲魏使燕遂委質爲臣昭王以爲亞卿時齊湣王強自矜百姓弗堪於是昭王使毅約趙楚

魏以伐齊、昭王悉起兵、使毅爲上將軍、并護趙
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
而毅獨追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輸之燕、昭王
大悅、封樂毅於昌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
屬燕、唯獨莒卽墨未服、會燕昭王卒、惠王自爲
太子時、嘗不快於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
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
早下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
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惠王固
已疑毅、得齊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知惠
王之弗善代之、遂西降趙、齊田單遂破騎劫、盡
復得齊城、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藺相如者、趙人也、趙王與
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
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
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
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以相樂、秦王怒
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不肯擊缻

相如曰、五步之內、相
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
秦王不懌、爲壹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
月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
城爲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
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既罷歸國、以相
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爲趙
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
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

固舊作故改之

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每朝常稱病、
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
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
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
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
不肖、請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
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
如延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何畏廉將軍
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

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治、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閼與、王乃令奢將救之、大破秦軍、惠文王賜奢爵號爲馬服君、孝成王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使廉頗將、固壁不戰、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

難、然不謂之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終遣之、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射殺括、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日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牧、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戰數不利、失

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牧、牧固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賜而不用、皆願得一戰、於是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破東胡、單于奔走、匈奴不敢近趙邊、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平造爲憲令、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弗知、每一令出、屈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疎平、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平既絀、其後秦大破楚師、懷王入秦而不

友、平雖放流、睠顧楚國、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令尹子蘭卒使上官大夫短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遷於江南、遂自投汨羅以死、汨水在羅、故曰汨羅、原既死之後、楚日以削、竟爲秦所滅、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漆智伯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變名易姓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以子之材、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耶、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

心、以事其君也、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趙襄子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爲丞相、始皇出遊會稽、斯及中車府令趙高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從、始皇帝至沙丘疾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於是斯高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劍以自裁、將軍恬賜死、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謂高曰、夫人生世間也、譬猶駟六驥

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謀、諸公子至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慄慄、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治之、誅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

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書上胡亥大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高曰人臣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叛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道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堂高三尺茅

茨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塯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慤於此矣禹鑿龍門疏九河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夫所謂賢人者必將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也今身且弗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亨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斯子由

舊無棓字補之下桎棓同

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李斯恐懼、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耶、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棓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棓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夫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棓、不亦宜乎、不知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

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於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輕罪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弗敢犯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弗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辨、故能舉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

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弗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高、高聞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緡治阿房、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所欲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

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宴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官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宴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且固我哉、趙高因曰、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因上書言高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循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識不習治、而君又老、恐與天下

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強力、下知民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饜、求利不止、烈勢文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有功、實無反心、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高使吏弃去弗奏、曰囚安得上書、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遂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

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遊弋獵、有行人、二世自射殺之、高乃諫二世、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高劫令自殺也、

田叔者、趙人也、趙王張敖以爲郎中、高祖過趙貫高等謀弒上、發覺、詔捕趙王、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自髡鉗、隨王至長安、敖得出、叔爲漢中守、文帝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上曰、先帝置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漢與楚相距、士卒疲弊、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疲弊、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以爲雲中守、景帝以田叔爲魯相、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

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
數使人請相曰、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
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遊、

循吏傳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
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嘗亂也、奉職
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
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
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客有遺相魚者、不受也、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
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
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
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弃之、見其家織布好、
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
雠其貨乎、

酷吏傳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
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格、正老氏稱、法令滋章、

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圓、（觚方）斲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在道德、不在嚴酷也、）

滑稽傳

優孟者、楚優人也、莊王之時、有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以大夫禮葬之、下令、有諫者死、優孟入門大哭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槨、發卒穿壙、老弱負土、廟食太牢、奉以萬戶、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王曰、寡人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孟曰、請爲

舊無大王二字補之

大王六畜葬之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孟卽爲敖衣冠抵掌談語抵掌談說之容則也歲餘像孫叔敖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孟曰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得以覇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楚相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叔敖子封之寢丘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大道秦始皇帝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舊無用其之其補之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人家有好女者

舊無以故城中益空無七字補之

持女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俗曰、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至爲河伯娶婦、送女河上、豹往會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入報、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投之、凡投三弟子也、豹曰、巫嫗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豹曰、巫嫗三老不來、奈何、欲復使掾趣之、皆叩頭破額血流、豹曰、若

舊無豹曰若皆

皆罷歸去、吏民大驚恐、從是已後、不敢言爲河伯娶婦、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田、民煩苦不欲、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雖患苦、然期令子孫思我、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故豹爲鄴令、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人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之、

四字補之

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大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爲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

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同歸者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爲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縣在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愛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易稱、神而化、使民宜之若君化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得同槩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

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聞孔子與子貢游於吳、出求觀其形、變服而行、爲或人所戲而傷其指、夫差還發兵索於國中、欲誅或人、子胥諫曰、臣聞昔上帝之少子、下游青冷之淵、化爲鯉魚、隨流而戲、漁者豫沮射而中之、上訴天帝、天帝曰、汝方游之時、何衣而行、少子曰、我爲鯉魚、上帝曰、汝乃白龍也、而變爲魚、漁者射汝、是其宜也、又何怨焉、今夫大王弃萬乘之服、而從匹夫之禮、而爲或人所刑、亦其宜也、於是吳王默然不言、吳王夫差興兵伐齊、堀爲漁溝、通於商魯之間、

纆作搏　愈心財進作翕心而進

北屬之沂、西屬之濟、欲以會晉、恐羣臣之諫也、乃令於邦中曰、寡人伐齊、敢有諫者死、太子友乃風諫、以發激吳王之心、以清朝時、懷丸挾彈、從後園而來、衣洽履濡、吳王怪而問之曰、何爲如此也、友曰、遊於後園、聞秋蟬之鳴、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其鳴悲吟、自以爲安、不知螳蜋超枝緣條、申要擧刃、纆其形也、夫螳蜋愈心財進、志在利蟬、不知黃雀徘徊枝葉、欲啄之也、夫黃雀但知伺螳蜋、不知臣飛丸之集其

舊無吳國之吳字補之

背也、但臣知虛心、念在黃雀、不知穽埳在於前、掩忽陷墜於深井也、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知貪前之利、不睹其後之患也、對曰、天下之愚非但直於是也、復有甚者、王曰、豈復有甚於是者乎、友曰、夫魯守文抱德、無欲於隣國、而齊伐之、齊徒知擧兵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也、吳徒知踰境貪敵往伐齊、不知越王將選其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滅吳國也、臣竊觀禍之端、天下之

下吳國同

危、莫過於斯也、王嘿然而歎、默無所言、遂往伐齊、不用太子之諫、越王勾踐聞吳王北伐、乃帥軍泝江以襲吳、遂入吳國、焚其姑蘇之臺、

羣書治要卷第十二

中華古籍保護